

JINSHA ANCIENT SCROLLS

历史真假难辨，真相隐藏在时光背面

金沙古卷

II
长生之源

鱼高象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金沙古卷

JINSHA ANCIENT
SCROLLS

II 长生之源

鱼离泉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沙古卷. 2, 长生之源 / 鱼离泉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339-4616-6

I. ①金… II. ①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5417 号

责任编辑: 瞿昌林

责任印制: 朱毅平

金沙古卷2·长生之源

鱼离泉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358 千字
印张 20.5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16-6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一章 | 警告 | · 001 |
| 第二章 | 尸降 | · 018 |
| 第三章 | 尸鬼婆婆 | · 034 |
| 第四章 | 噬魂灯 | · 048 |
| 第五章 | 真假丛帝 | · 061 |
| 第六章 | 第三方威胁 | · 071 |
| 第七章 | 向导 | · 082 |
| 第八章 | 出师不利 | · 093 |
| 第九章 | 人面巨蛾 | · 105 |
| 第十章 | 古战场 | · 116 |
| 第十一章 | 疑点 | · 128 |
| 第十二章 | 木鬼为槐 | · 140 |

第十三章	死地	· 153
第十四章	老人	· 165
第十五章	紫虫藤	· 177
第十六章	蛛巢	· 189
第十七章	陷阱	· 201
第十八章	圣泉入口	· 213
第十九章	世界的错误	· 225
第二十章	丝线	· 237
第二十一章	躯壳	· 249
第二十二章	人蛹	· 261
第二十三章	圣棺	· 273
第二十四章	观察者	· 285
第二十五章	熔岩神殿	· 297
第二十六章	时光之沙	· 309
后记		· 323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又做那个梦了，我被无数的虫子追赶，在漫天的虫潮后面，是穿着黑色斗篷、手持金色长杖的神秘男子。

和以往的梦不同的是，这次我依稀看见了那男子的脸，赫然就是死去已久的余叔，在余叔的头顶，更是悬浮着一个巨大的眼球状的诡异生命，眼球中的神色充满了冷漠和怨毒，即便不和它对上，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恶念。

这恐怖的一幕让我从睡梦中惊醒，顺手打开了床头的小夜灯，昏暗的灯光下，我摸索着点燃了一支烟，让自己昏沉的脑袋稍稍清醒。

我叫杜小康，自从十二岁那年被虫潮袭击后，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血脉异于常人，并且会偶然重复着类似的噩梦。

好在那件事后，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一个叫旺达的老头封住了我身上的血脉力量，我原本以为会平淡地度过这一生，却不承想之后的十来年，我却总是会看到处于不同时代的“鬼影”。

在我二十六岁之前，这些鬼影都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影响，直到我成为一款诡秘的游戏的测试人员，我的身边第一次有鬼影以实体的形式出现，还伤了我的邻居。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卷入一起起和金沙文明有关的神秘事件中，也因此认识了身手不凡背景惊人的敖雨泽。这个有着魔鬼身材，但性格同样带着点魔女属性的美女，总是让我又恨又爱，同时又因为对方的强势让我压抑着心底的一丝绮念。

对敖雨泽一直死缠烂打的富二代明智轩，也莫名其妙地卷入这些事件当中，

这家伙虽然身上有着不少臭毛病，但总的说来依然是个可以信任的家伙，明智轩的存在让我们在之后的几次紧张的冒险中多了几分轻松和调剂。

只有最后加入我们这个小团队的黑客秦峰，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之前他可以算是我的网友，可是曾一度被软禁在精神病院的他真实身份成谜，神秘得连他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在几次同生共死的冒险之后，我们四人从最初公式化的合作，渐渐成为可以初步信任的朋友。

不久之前，我甚至在某个废弃的地下研究所深处的地宫中，和这三个朋友一起发现了古蜀时期的一处隐秘地宫，更在里面遭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疑似“神”的仿制品的生物。

可是危险也接踵而来，我们相继落入某个幕后黑手的算计，而在背后谋划着这一切的，是一个名为JS的神秘组织中的成员，我幼时同村的“余叔”。

余叔临死前，发动机关让地宫的一处宫殿向地下沉降，大难不死的我们无意间找到了巨大而神秘的青铜之门，谁也不知青铜之门的背后是什么。

最匪夷所思的是，在这道青铜之门的附近，我们发现了疑似旺达爷爷的女婿叶暮然失踪十余年的尸骸。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上，我们得知青铜之门所在的地宫又被称为“五神地宫”，大概是和古蜀时代的五个神灵相关。

我们一行人费了很大力气从五神地宫出来之后，我的心底依然萦绕着叶暮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末尾那不同寻常的警告。

这几句警告让我想起在进入地宫时，敖雨泽主动让蚕女吐出的丝线包裹住自己，在她的身上种下某种心灵烙印之前，也曾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几句警告，其中有一句的意思极为类似，那就是，有些事，不能说，一旦说出来就会死或者连累家人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两人之前并不认识，叶暮然更是已经死了十几年，却都在笔记本上留下过近似的言语。

当我终于忍不住向敖雨泽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敖雨泽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前方的旺达释比说：“这件事，我知道，死去的叶暮然知道，旺达知道……但是我们真的不能说，否则有很严重的后果，甚至不只是死那么简单。”

“可是，为什么呢？”我有些急了，心里像是被猫抓了一样难受。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对方明明知道一个你很想了解的秘密，可是却一脸神秘地告诉你这个秘密不能说哟……估计所有人面对这样的情况，都有将对方打

一顿的冲动吧？

不过我在心底稍微比较了下自己和敖雨泽的战斗力的，然后悄悄打消了这个念头。算了，好男不跟女斗……

随后我又问了旺达释比，结果自然是讨了个没趣。很显然，不管是敖雨泽还是旺达释比，已经打定主意要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了。

我反复推演当时的情形，可是自己得到的信息还是太少了，关于古蜀文明和叶暮然我都所知甚少，甚至连我自身血脉的神奇力量都不太了解，自然无法做到窥一斑而见全豹。

之后的一段日子，敖雨泽很快投入对叶暮然携带的资料和笔记的研究中去，尤其是笔记中有部分内容是用一种特殊密码来书写的，她深信其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

而我也难得地过上了一段相对休闲的生活，明智轩作为我所在公司新的大股东，十分豪爽地放了我两周带薪假。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如此平静地过下去的时候，今天晚上，我居然又再度重复着之前的噩梦，这让我心底多少有些不安。

我的第六感比一般人要敏锐许多，这个噩梦的出现，更是比之前又有了新的变化，这是否在预示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打破目前所有的宁静？这个念头让我不得不紧张起来。

我迷迷糊糊地重新躺下，可是没过多久，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看号码是我姐的，但是说话的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声音中带着几分焦急，是我的准姐夫徐坤。

“小康吗？我是你姐夫徐坤，你姐病了，赶紧来省医院急诊科……”

听到这句话，我的脸色顿时变了，果然，这个梦……

我不敢再去细想，腾地一下从床上跳下来，匆匆穿上衣服，带上家里所有的现金和银行卡，打车来到省医院。

在省医院急诊科外，我见到了面容有几分憔悴的准姐夫徐坤。老实说，对徐坤那种什么都听他老娘话的性格我并不十分待见，不过这次看他因为我姐得病的事居然急成这个样子，不由得对他多了几分好感。

“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今天晚上你姐做饭的时候，突然就在厨房晕倒了，我叫了120，送到医院初步检查后说是中毒……”

“中毒？怎么会中毒的？有人要害我姐？”我大声吼道，引来走廊里的其他

病人和医护人员频频侧目。

“要闹的话麻烦出去闹，不要影响其他病人。”一个年龄稍大点的护士冷冷地说。我也知道自己情急之下太激动了，连忙道歉。

我隔着急诊室的玻璃门朝里面望去，只能看到忙碌的医生，还有姐姐那张明显因为中毒而肿胀青紫的脸。

姐姐的眉头不时微微皱起，很显然即使是在昏迷之中，也在忍受莫大的痛苦。我的心一痛，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强忍着想哭的感觉，拉着徐坤出了急诊室。

“当时我姐在厨房，是食物中毒吗？是不是买了过期的食品？”我心绪低沉地问。

“不是，医生说是生物性毒素，应该是虫类的，而且毒素很可能在体内潜伏了很久，只是今天晚上才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爆发。”徐坤一脸茫然地说。

生物性毒素，虫类的，潜伏很久……这几个关键词让我浑身一震，思绪顿时回到十四年前。那年我被虫潮袭击，是姐姐拼了命在保护我，她也因此被各种毒虫咬得遍体鳞伤，最后幸亏有余叔用一种神奇的绿色药剂救醒了她。

既然是陈年生物性毒素，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当年余叔的药剂，并没有完全清理掉姐姐体内的虫毒，这些毒素在姐姐体内潜伏了十几年，一直到今天才重新复发？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余叔已经在半个月前死在地宫中，这个时候我到哪里去找同样的药剂来重新压制住这些毒素？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些混合了数种虫类的毒素，恐怕不是现代医学能够解决的，唯一救姐姐的办法，就是找到当年余叔所使用的绿色药剂。

一个人的影子浮现在我的心头，我记得敖雨泽曾经使用过和余叔当年拿出的金属盒子类似的器具，甚至她手里也有不少效果神奇的药剂，或许她有办法？

想到这里，我不敢再迟疑，返回急诊室确认姐姐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后，马上拨打了敖雨泽的电话。

“什么事？快说，研究有了进展，忙着呢……”敖雨泽不客气地道。

“我姐姐中毒了，很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毒伤复发，我怀疑医院的常规治疗手段可能无效，你手里有没有一种绿色的解毒药剂？当年的余叔曾使用类似的药剂救过我姐姐……”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钟，这件事毕竟涉及我姐姐的性命，我不敢打扰敖雨泽。这几秒钟对我来说似乎有一天那么长。终于，电话里传来敖雨泽的声音：

“我明白了，给我地址，我马上过来。”

我松了一口气，将地址报过去后，敖雨泽挂上了电话。

徐坤在一边神色古怪地看着我，大概在他的印象中，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人脉，前两年甚至还要姐姐接济度日的小屌丝，怎么可能认识什么有背景的好医生。

不过徐坤也不是一个多嘴的人，只是带着疑惑问：“省医院的医生说毒素情况非常复杂，找不到对应的血清，难道你朋友有办法？”

“或许吧。”我也不敢打包票。当年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咬伤姐姐的虫子至少有十多种，这些毒素相互混合作用，又过了这么多年，谁知道发生了什么古怪的变化才导致今天复发，医院一时之间找不到对症的药物也情有可原。

而敖雨泽，现在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只能去赌JS这个曾被我敌视的组织真的在研究长生药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神奇的药剂，而这些药剂能够解除姐姐的痛苦。

大概半个小时后，敖雨泽带着一个穿着白大褂提着手提箱的短发女人出现在急诊室门外。

“你终于来了，这位是……”我看着这个算得上漂亮，但神色极为冷漠的女人，她二十七八岁，比敖雨泽要大一些。

“这是谭欣然博士，是国际著名的遗传生物学及药理学专家，放心，有她在，你姐姐肯定没事的。”敖雨泽淡定地说。

我点点头，看看急诊室内还在忙碌的医生，有些迟疑地说：“这个时候进去，会不会……”

“想救人的话，就别耽搁我时间，我很忙的。”谭欣然冷冷地说，语气比最初见到敖雨泽的时候还要恶劣。

我心一横，涉及姐姐的安危，就算是大闹医院也认了。我用力推开急诊室的门，在里面的医生护士的惊呼声中，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是病人家属，现在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麻烦各位先出去下。”

所有人都呆住了，我一咬牙，说：“拜托了，出了事我负责……”“你负责？你负得起责吗？这是省医院，不是任人胡闹的地方，不是什么赤脚医生都能给人看病的，你知不知道这个病人的病情有多复杂……”一个中年医生当即斥责道，不过他的话很快停住了，而且眼中充满了恐惧，因为一旁的敖雨泽，竟然掏出了一把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现在，都给我出去，我数一二三，不出去的话，你们可以赌我到底敢不敢开枪。”敖雨泽一脸冷酷地说。

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呆了一下，然后在两个护士的尖叫声中，连滚带爬地冲出急诊室，我还隐约听到有人在说赶紧报警之类的话。

“快一点吧，时间拖太久我也不好向上面交代。”敖雨泽吐了吐舌头，对谭欣然说。

谭欣然点点头，飞快地打开带来的箱子，里面除了各种医疗器械和小巧的药剂瓶外，箱子本身竟然还有一台精密的仪器。

随后她在我姐姐指尖采了一点血样，放入仪器其中的一个培养皿中，作为屏幕的箱盖内侧不停地刷着数据流，同时屏幕下方出现复杂的分子结构图案。

谭欣然皱着眉头看着这一切，手指飞快地在外接键盘上飞舞着，输入一个又一个指令，然后将好几种不同的药剂控制着不同剂量倒入培养皿中。

十几分钟后，培养皿中原本乌黑的血液开始渐渐转红，谭欣然脸上露出释然的神色，重新调配了一份药剂，注入姐姐的血管，又用小巧的手术刀在姐姐的双手食指分别划了一个小小的十字形伤口。

很快，姐姐脸上的乌青开始消退，从食指的伤口处，不停有乌黑黏稠的血液渗出，被谭欣然小心地用一个容器接住。流出的血液颜色越来越红，最后渐渐恢复正常，谭欣然才用一支喷雾剂在伤口处喷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收拾好一切用具，对我说：“好了，应该没有问题了，接下来让她多休息一段时间，毕竟是陈年旧伤，只是这些残余的毒素为什么会突然发作，这个我需要对流出的毒血做进一步鉴定才能确定。”

我看着脸色已经恢复正常，只是稍稍发白的姐姐，她的呼吸渐渐平顺，虽然还没有醒过来，却明显没有大碍了。我连忙道谢，谭欣然只是极不耐烦地说：“你欠我一个人情，我听说你的血脉很不一般，下次送我几百毫升做研究——嗯，如果不是看在这件事上，我根本不会来。”

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不过看着姐姐转危为安，只能苦笑着答应了。

“我送欣然出去，待会儿再来找你。”敖雨泽对我笑了笑，然后跟谭欣然一起离开。

她们走后不久，一辆警车呼啸着停在医院大楼外，几名警察在保安陪同下朝急诊室狂奔过来。在几个警察拿枪指着我要我抱头蹲下时，带头的警察却接到一个电话，脸色很是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叹了口气，对身边的队员说：“是个误会，收队！”

几个警察来得快走得也快，只留下目瞪口呆的保安和忐忑不安的医生护士。我知道一定是敖雨泽已经通过自身的关系给警局高层打了招呼，不由得暗自感叹她背后的能量果然巨大。

准姐夫徐坤也有些不安地看着我，我有些牵强地笑了笑，摸了摸脑袋，说：“这个……姐夫，你也看到了，姐姐应该没事了，我那两个朋友脾气有些古怪，但其实嘛，那个是体制内的人啦，不然警察也不会离开不是？所以姐夫你就不要用这种眼光盯着我啦！”

徐坤脸色僵硬地点了点头，大概今天的事对他的冲击也挺大的。接下来医院的医生大概也接到了警告和解释，没有再惊慌，不过看我们的眼神依然有些古怪，几个值夜班的小护士更是躲得远远的。

敖雨泽很快回来了，站在走廊口，我连忙走过去，说：“这件事谢谢了，要不是你和谭博士，我真不知道万一我姐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矫情了？你也听到了，不是没有代价的，你至少要贡献出几百毫升的血让谭欣然这个科学狂人进行研究。”敖雨泽翻了翻白眼。

“不过你刚才的举动也太鲁莽了，怎么在医院轻易动枪？”我低声抱怨。在我的心目中，对未知的地宫生物和敌人动枪自然是不得已的，可是拿枪吓唬这里的医生护士，还是有违我的世界观。

“如果我不这样做，耽搁了救你姐姐的时间，算谁的？反正又没有开枪，何况，枪里根本没有子弹。”敖雨泽狡猾地一笑。

我有些无语，大概在敖雨泽的世界中，是不太能明白我们普通人的感受的，虽然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普通人，只是这思维模式还是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

不过最后为了避免在省医院太过尴尬，第二天姐姐醒来后，就转到她住处附近一家社区医院，毕竟姐姐也没有大碍了，接下来主要是再观察几天然后注意调养休息而已。

姐姐醒来后得知是我朋友救了她的，十分开心，不是因为自己得救了，而是在姐姐的心中，大概是觉得她的弟弟出息了，能认识这么多有本事的人，这是比自己有什么成就更值得骄傲的事情。

陪了姐姐几天，我本来打算将之前得自那款游戏的首笔测试金交给姐姐作为婚房的部分首付款。不过想到这个游戏毕竟处处透着诡异，就连为这个游戏设计了不隐藏关卡的秦峰都说过，这游戏的代码有很大的问题，他甚至不知道这个游戏出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了不给姐姐带来麻烦，我就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也无须着急，上次在废弃的研究所中我还得到过一个古老的象牙盒子，按明智轩的说法至少值个四五十万的，改天看他有没有门路帮我卖出去，对我这样小富即安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笔罕见的巨款了。

就在我以为接下来这件事应该告一段落的时候，一个人却找上门来，这个人我无比熟悉，正是当年曾帮我封印了血脉，又在地宫中处处帮我们的旺达释比。

老实说，旺达释比身上处处透着神秘，按照叶教授的说法，当年他的女儿，也就是小叶子的母亲，甚至和我那再普通不过的父亲杜大川有过婚约，只是后来她又阴差阳错地嫁给了叶暮然，这婚约才不了了之。

这让我怎么都想不通，我那再平凡不过的父亲当年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能让如此不普通的旺达释比要把女儿嫁给他。难道说，就因为我体内的神秘血脉？

余叔也曾说过，我体内的血脉，又被称为黄金之血，或者金沙血脉，那是金沙王朝的王族血脉。这样的血脉曾出现在余叔的先祖鱼鳧一族身上，后来杜宇获得古蜀国王位，这血脉就转移到杜宇一族身上。

按照这样的逻辑，在杜宇一族衰落时，金沙血脉应该传承给继承王位的开明帝鳖灵，只是不知为何，这血脉却依然在杜氏一族流传下来，直到在我的身上重新显现出来。

虽然王室血脉什么的听起来简直让人热血沸腾，可我自己知道，几千年前的王室血脉，放到现在其实屁都不是，连孔子现在都有上百万的后裔呢，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帝王，现在随便找几个大姓，说不定祖上就有着王室血脉。

或许唯一和其他帝王后裔不同的是，我身上的金沙血脉，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不仅仅是让我小时候招惹虫子这么简单，还有可能是开启另一道“门”的钥匙，至于这道门到底通向哪里，我不得而知。总之我有一种预感，利用自己的血脉打开的那道门，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这血脉虽然在我身上显现，但当年我父亲身上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估计这就像是遗传学上的隐性基因，或许需要隔几代人才会偶然显现出来。

旺达释比明显是知晓我身上血脉的事，那么当年小叶子的母亲和我父亲那明显不般配的婚约，会不会和这个有关呢？会不会是旺达释比已经推算或者预见到在我们杜家我这一代身上，血脉的力量可能觉醒，因此才希望身负金沙血脉的人是自己的嫡亲外孙？

我看着有些愁容满面的旺达释比，不由得暗中腹诽着敖雨泽，大概是和这女人待久了，竟然连我也变得如此腹黑，我面对的可是曾经救过我的恩人啊……

我暗暗警惕，想起当时在玩那个诡秘的游戏时，里面的情节和画面也能影响自己的心境，似乎自己心中某些黑暗的东西，也被从心底勾起来了。

“小叶子不见了。”旺达释比似乎没有看出我神色古怪，沉默了良久之

开口说道。

我一愣，重复了一遍问：“小叶子不见了？”

“上次在进入地宫之前我还和她通过电话，本来她也吵着要一起进去的，被我拒绝了。前段时间，自从我带回她父亲的遗物后，她心情十分低落，我原本以为只要时间一长，她应该能接受这个结果，没想到三天前她突然失踪了。这几天我去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找她，都一无所获，没有任何线索，甚至连我不惜损耗元气进行占卜，都显示她正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

“奇怪的状态？什么意思？”

“卦象显示，现在的小叶子处于非生非死、似生似死的状态，虽然卦象显示是大凶之兆，可是大凶之中又有一点希望。”

“为什么找上我？你不会是觉得，我比旺达爷爷你更有能力找到她吧？”我苦笑着说。

“那一点希望，就是你。”旺达释比很是肯定地说。

“为什么是我？就因为我身上所谓的金沙血脉？”

“这是一个原因，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你们身上还有一段因果没有了结。”

“听不太懂，您老就不能说直白一点吗？”我苦笑着说，不过这因果的说法，倒是让我的脸微微发红，旺达释比的意思该不会是说我和小叶子有缘分之类的吧？他不会为了弥补当年他女儿没有和我父亲在一起的遗憾，要将小叶子嫁给我吧？

现在可是新时代了啊，早已经不兴什么指腹为婚的套路……不过，为什么这件事想想居然有点小激动呢……

我那点心思大概被饱经世事的旺达释比看透了，他干咳了两声，说：“是因果，不是姻缘，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才懒得管。你要真有本事，找回小叶子后能追到她，那是你的本事，不过首先，你要找到她才行。”

“可这茫茫人海，你让我怎么去找？老实说，这件事你让敖雨泽去干还差不多……以她认识的人和拥有的势力，找个把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虽然也很担心小叶子，不明白她为何会失踪，可一时之间让我怎么去找她？

“敖雨泽那边我当然也会通知，不过我希望的是，这件事你也能尽些心力。”旺达释比脸色凝重地说。

我眼前浮现起当年小丫头的样子，还有那句要保护她的话，突然有了一丝内

疾。这么多年没有和小叶子联系，老实说如果真的见面，可能说不上几句话就没有了共同语言，但小叶子对我而言依然是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

现在她失踪了，又是当年曾救过我的旺达爷爷亲自找上门来拜托我这件事，纵然我知道这件事十分困难，可也找不到任何推托的理由。

“我知道了，旺达爷爷，虽然我也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把握找回小叶子，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我郑重地对旺达释比承诺道。

旺达释比点点头，随后从怀里取出一枚白色的石头，看着这枚上面有着血色符文的石头，我的心怦怦直跳。这种符石的价值我已经有所认知了，可惜一直佩戴在我身上的符石已经在地宫中被余叔毁掉，而听余叔的口气，这样的符石十分珍贵，旺达释比身上也只不过拥有两三枚而已。

看旺达释比现在的样子，竟然还要将这样珍贵的一枚符石送给我。

果然，旺达释比带着一丝不舍将符石递过来，然后有些感叹地说：“这是我拥有的最后一枚神石了，希望在找寻我外孙女的过程中，它能够庇佑你。”

我也没有矫情，点点头接过符石，看着上面类似一条弯曲的虫子一般的红色符文，也不知这枚符石的力量是否和我先前得到的那一枚一样。现在不是实验的时候，我小心地将符石装进衣袋，准备回头就找一根结实的绳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

“如果有了小叶子的线索，就马上通知我，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旺达释比离开的时候，回过头对我说了这样一句，同时也留下了电话号码方便联系。之前一直没有看到过他使用手机，看得出他对于一些现代技术的电子设备有些排斥，这次之所以例外，估计也是为了方便寻找小叶子吧。

旺达释比离开后，我联系了敖雨泽，她已经比我更早得知了小叶子失踪的消息，并且已经发动手里的资源，开始进行粗略的排查。虽然这样的排查不可能有确切的线索，但至少会将搜寻的难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方便我们后续寻找。要不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三亿人中要找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人，绝对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出了这档子事，我也没有心情继续休假，正打算继续回去上班，敖雨泽却突然向我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

她希望我辞掉工作，然后以她助理的身份加入她所在的组织，当然，仅仅是作为一个外围成员。这样即便将来有一天我想要退出这个组织，脱身也会容易许多。按照敖雨泽的说法，到了她这样的级别，就算想要退出也几乎不可能了。

老实说，对于敖雨泽所在的组织，我一直以来都是好奇和敬畏并重的，虽然

敖雨泽一直没有正面承认过，可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组织的名字，还是前些日子在“五神地宫”中听余叔提起过——“铁幕”！

这是一个有着冷战色彩的名字，一般用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这样的东西方关系。可我却从这个组织一直在做的事情中读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所谓的“铁幕”，其实就是掩盖住一切可能引发社会骚乱的神秘事件，让大众始终生活在平和当中。

如果要用一个比较直观的说法，那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黑衣人”，一直默默地保护地球不受外星人困扰，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消除外星人存在的所有痕迹。只是和黑衣人不同的是，“铁幕”组织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一切神秘事件的影响，而这些神秘事件，多多少少都和金沙文明有关。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费解的地方。世界上的古文明有许多，比金沙文明更古老、更神秘的文明也不在少数，可是这些文明纵然也有一些神秘和无法解释的地方，但是围绕这些文明发生的神秘事件，加起来可能都没有金沙文明多。

虽然金沙遗址的发掘是二〇〇一年的事，可是这个隶属于西南地区的古文明存在的时间已经有三四千年，即便是发现金沙遗址之前，它所带来的神秘事件也不在少数。

而“铁幕”，无疑是最早发现这些神秘事件和古蜀金沙文明有关的组织之一，他们建立和存在的宗旨，首先就是解决这些事件，然后抹除这些事件存在的痕迹。

我曾一度以为，铁幕是隶属于政府的某个特殊的部门。直到现在，敖雨泽在邀请我成为这个组织的外围成员时，终于主动吐露了关于铁幕的信息后我才知道，铁幕竟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虽然它的总部在国内，但和政府也仅仅是合作关系。

很明显，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也不希望这些神秘事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铁幕的做法，无疑是符合政府部门的行事准则的。

因为我的身份级别的原因，敖雨泽对我讲解铁幕的信息时，其实并不完整，我对这个组织依然有诸多疑惑，可至少目前我似乎还不够资格了解得太多。而敖雨泽也很是含糊地透露出，她的身份其实在组织中算是比较特殊的，是组织和政府部门共同承认的联络人之一，因此之前她才一直强调她不完全算是铁幕组织的成员。

至于那个曾骗我们进入五神地宫的另一名铁幕的特工人员肖蝶，在我们出来后就会发现她已经提前消失了，大概是害怕铁幕的报复。

这让我们多少有些疑惑，无法想象JS组织到底是付出了什么代价，才让肖蝶这样精通催眠术的特工人员也背叛了铁幕如此强大的组织。

与此同时，我也记起当初在锦里，在地下车库，我都受到过另一个和铁幕对立的组织的袭击，当时敖雨泽曾说他们不是JS组织的人，而是隶属于另一个被称为“真相派”的组织。

现在看来，真相派的宗旨正好和铁幕相反，似乎他们一直试图揭露出关于金沙文明的神秘事件的真相。

但毫无疑问，在铁幕、JS和真相派三个组织当中，真相派的势力无疑最小，甚至很可能只是由一群类似斯诺登这样具有新闻自由和冒险精神的所谓正义人士组成，应该成不了什么气候。

就在我对敖雨泽提出的邀请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份薪酬表以及每次完成任务后的巨额奖金，终于打消了我最后一丝疑虑，一狠心在首页印着“机密”二字的文件上签了字，如同杨白劳卖身一样按下了手印，从此以后，我也算是有“组织”的人了。

敖雨泽拿着我签好的文件，立刻眉开眼笑起来，我隐隐感觉到不妙，却听敖雨泽说道：“很好，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助理了，以后什么事都要听我的，要不然……扣钱！”

虽然我进入铁幕的外围，肯定是接受敖雨泽的领导，不过这个女人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要剥削我的话，还是让我只能苦笑不已。

我自身血脉的封印已经被破坏了大半，即便不借助符石，我的血液也有着某种克制鬼怪一类神秘生物的力量，或许这是敖雨泽看重我的最大原因。不过这个女人或许因为自身的强大，完全不会在意下属的心意，还是一如既往地张扬，看来以后有我头疼的时候。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或许是成年后对血脉的控制力度也增加了，现在我的血液吸引虫子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只要小心一点不一次性流太多血，就不会再发生十二岁时被万虫袭击的情形。

敲定成为铁幕组织外围成员这件事之后，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炒原来的老板黄总的鱿鱼，想想不用受这家伙的气，老实说心里还是有些暗爽的。

原本想着还是打个电话给公司的大股东明智轩，好歹大家也是一起患难与共的，却不料电话打过去后，明智轩的声音中竟然透着一丝罕见的惊慌。

和明智轩一起经历了三次冒险，这个人虽然时而逗逼时而胆小，可总的说起来，依然是一个比较义气并有趣的家伙。除了为人稍稍傲气外，没有一般的富二